



# 沉默的脊梁：建築工人的悲歌

邱鈺雅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班

乘坐著小型巴士一路往西北旺鎮的冷泉村開去，這趟路程是漫長的，兩旁的景致從高樓林立漸漸轉變為矮瓦低房，路面開始顛簸，從晃動的車裡透過車窗能看見零星的工人正在未完工的高樓建築工地敲打刷飾著。環顧四周，凌亂地擺放著巨大水泥柱，泥濘的水坑和爛土，散落四周的各式垃圾，在這迫近黃昏的時刻，昏黃的天空讓這裡看起來更增添了幾分黯淡和淒涼。

## 建築工舉足輕重

有人把建築業農民工比喻為「沉默的脊梁」，他們是城市高樓大廈、道路橋梁的建設者。

美國《時代》雜誌曾經宣布「中國工人」作為一個群體以亞軍身分上榜，榮膺「年度人物」，並評論中國經濟能順利實現「保八」、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功勞首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建築工更是中國工人中的一大部分，他們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穿著破舊、皮膚黝黑粗糙的工人用自己的雙手造就了北京市中心比鄰的高樓大廈、便捷光鮮的地下鐵，更有那令全球驚艷的奧運會場，看著這些建築的鋼筋骨架，就好像看見一位位辛勞工作的工人的背脊，而看著他們，我卻只看見風霜和勞苦工作留下的痕跡和無限的迷惘。

## 建築業的結構與薪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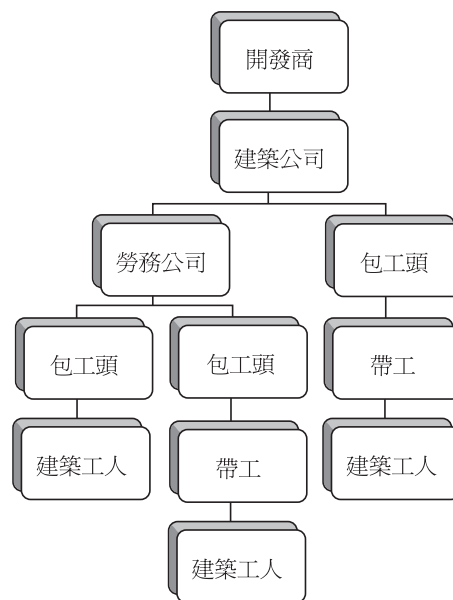
中國建築業現行的是包工制度，透過右表，我們能夠了解到建築業的包工制：在工資層面，類似於集體計件工資，工程於期間內完成，才將

工資發給包工頭，再經由包工頭先行抽成後分發給工人。因為是以工程的完工期計資，所以工人無法按月領取薪水，往往是好幾個月或是一年才能領取一次。在工作層面，包工頭向上需要去承接工程，向下必須找尋工人；在薪資層面，向上必須確保能獲取該項工程的薪資，向下則必須對工人的薪水負責。

## 結構下的受害者

在包工制度下，工人是不受保障的，從層出不窮的暴力討薪事件中，我們能感受到包工制度下受害族群的壓抑憤怒與辛酸無奈。

雖然目前已通過〈勞動合同法〉，但與談人表示，他們所接觸的兩百多位建築工人中，只有兩人與公司簽署過合同，合同中對於工資的支付期限、工傷保險等關於工人權益的問題卻隻字未



中國建築業現行的是包工制度。

提。這令我們不禁要問，在工地上的工人多沒有工會組織的情況下，權益受侵害時又該由誰來支持和保護這群工人呢？

在各別訪問幾名工人的過程中，工人們提到自己當初如何進入建築工地這行業，有因同鄉邀約，或包工頭的徵工。在這裡他們將包工頭稱為班長，班長負責薪資發放，一年一結由班長先墊付，班長再自行和公司結算。其中一名油漆工告訴我們當年他被拖欠薪資的真實故事。他用平穩的口氣講述自己如何在其他工人的幫助下，花費好幾個月去追

討被拖欠的薪資，他的語氣是那樣的稀鬆平常，好似這已經司空見慣，身邊每個人都曾經歷過這麼一段，拖欠薪資成為工人生活裡的一種常態，唯一的差別只是在於被拖欠的薪資能否被追討回，或耗費的金錢和時間多寡。有時，工人會放棄追討被拖欠的薪資，尤其追討過程必須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他們的負荷能力，甚至超過那筆被積欠的薪資量，索性就放棄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去隱忍這個制度下遭受到的迫害。

## 工人訪問

工人階級駕著生活挺進挺進呵，山要讓路，河要改道，建築者的事業是萬歲事業……何時享受新居的電燈電話？我們把自己列在最後一家。

這是首工人的歌，唱出工人們的自尊和驕傲，還有對工作的拼勁和責任心，走在北京街頭隨處可見他們的心血，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看見背後他們所付出的汗與血？

抵達冷泉村後，社工員周周領著我們一行人



藉由座談了解中國建築業現況。

前往工人書屋，跨過水泥與紅磚建成的窄門的低檻後，我們駐足於倉庫門前，在暗紅鏽蝕的倉庫門上邊貼著四張寫著字的紙——工人書屋，解開鎖在大門上的鎖鏈，映入眼的是空曠與破舊。工人書屋是提供工人閱讀書刊報紙和欣賞影片的空間，屋的中央平放著張木桌，四周零星的擺著幾張椅子，形狀高矮各異，不難看出是各處捐贈的物品，屋的角落立著些櫃，並接著幾張矮木桌，破損程度自然不在話下，櫃裡放著許多泛黃書籍，旁桌上則放著排放整齊的自取傳單，盡是活動的宣傳或是像刊物的小冊。這裡與其說是書屋，不如說是公司裡隨意角落的休息空間比較恰當，不完備的閱讀環境、不齊全的閱讀刊物，只是這裡更加破舊晦暗，書目也多為過時。用簡陋來形容這裡或許比實際情況來得好一點，因為去想像在這間屋子裡閱讀的情況是更為困難的。

約略傍晚 6 點多，工人開始陸續來到書屋，三三兩兩邊聊天邊在屋四周走動，有些翻了翻小桌上的傳單，有些群坐著談天，好像彼此都相當熟悉對方的存在，我感覺不到下工的倦怠，輕鬆的氣氛在工人間散發。突然間我明白了：或許書



訪談建築工人。

的薪資幾乎全數拿回故鄉老家，住的是工人宿舍，吃的是工地伙食，天寒也沒有暖氣，一年下來可能只洗兩次澡。他們穿著迷彩裝，一身髒舊的衣褲，講述著在十五、六歲就離鄉，懷抱著雄心壯志來到大城市，從事過各樣的打工。在不斷遷徙流離的打工生活裡，建築工是相對薪資較高的工作，但也隱含沒有保障與高度風險。雖然曾歷經過工資拖欠，但是他們還是選擇繼續當個建築工，儘管每天早上六點開工到下午六點下工，工作時還可能會因工受傷，每頓餐飯也僅能果腹不能填飽肚子，但在北

京物價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他們需要這份薪水去養活妻小、去維生。

當工人們被問到未來有什麼打算時，他們的神情改變了，和談論著過去打工的奕奕神情明顯不同，其中一名工人伸手撓了撓眉頭緩緩的說：「我們對於未來是很徬徨的，我們看不見未來，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一個工程大概為期三年左右，一旦工程結束，工人就必須重新找工作，據周周的說法，這個地方也將因為都市改建計劃在兩年後拆遷。談論未來對工人們而言是沉重的，因為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是長久的，工作每兩三年就要一換，住所也隨著工作四處流動，在什麼都無法掌握的當下，談論未來似乎是種奢侈，更是自尋煩惱。

屋的書刊能夠成為工人在下工後消磨夜晚的選擇，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地方」，這個交誼場成為他們在工作地與宿舍兩地之間的平衡點，連結著物質生活的精神場所，也是他們唯一的娛樂地。下工後和其他工人一起談天說地，討論時事要聞或是抱怨生活艱困，心靈層面的寄託讓他們對書屋的簡陋不以為意，常常一下工就到這裡來和朋友們聚聚。

工人們大多來自不同的地方，同鄉情結成為工人們行動或情感上的依靠。工人多來自北京以外的城市，家眷通常留住在故鄉，因此想家的情況很常見，但因為建築是包工程的，不能任意請長假回鄉，有時甚至會因為秋收請長假回鄉幫忙而失去工作。

工人們靠飯票來購買工地提供的伙食，拿到

